

烽火

曙光

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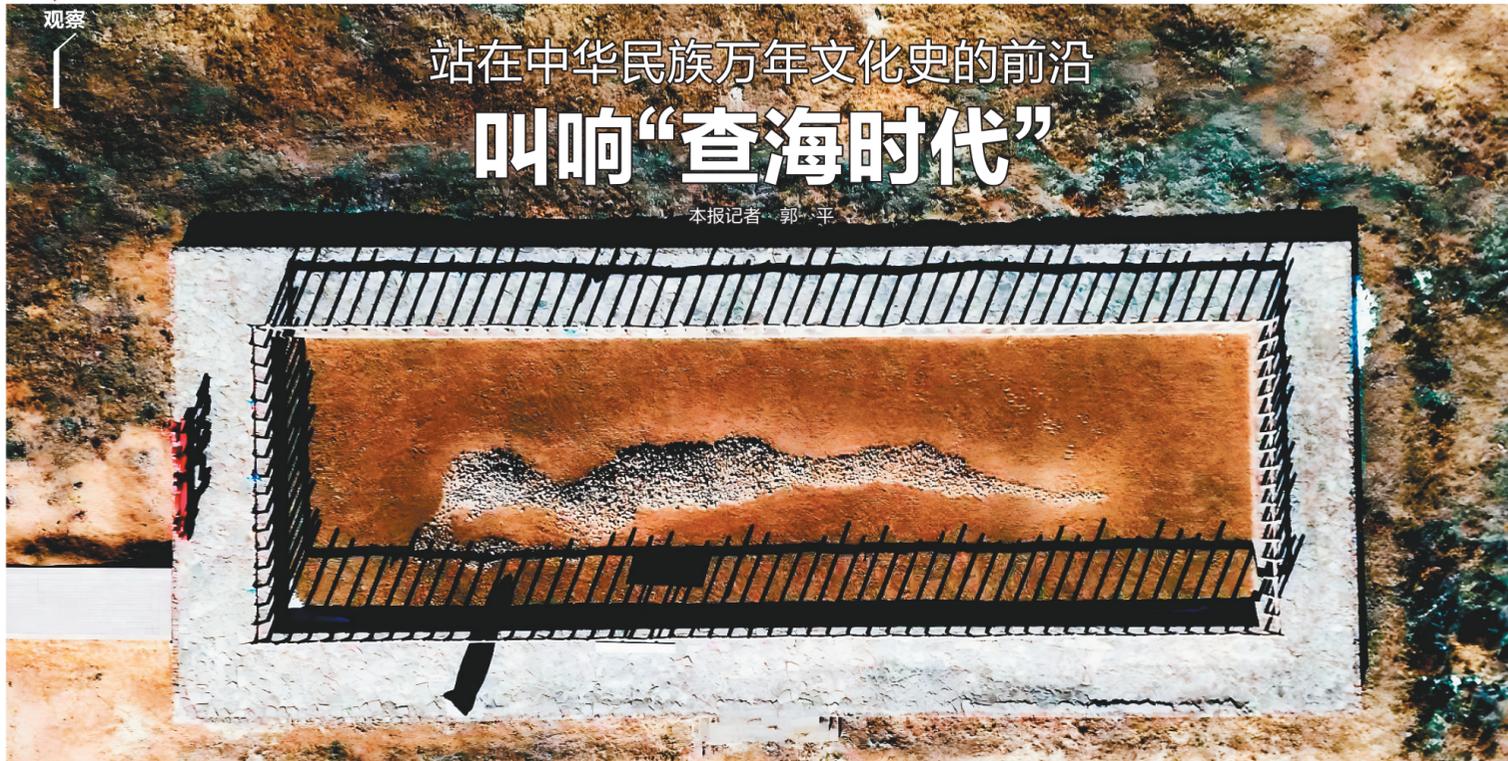
通道

前哨

熔炉

关钥

和合



查海遗址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

本报特约记者 姜楠 摄

站在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前沿 叫响“查海时代”

本报记者·郭平

- 在中华文明探源视野下，“查海时代”正以其完整的早期聚落形态、成熟的玉器工艺与鲜明的龙图腾崇拜，勾勒出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图景。
- 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将辽西地区推至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前沿，更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辽西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关键地位。
- 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查海遗址已不再是一处区域性遗存，而是解读中国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密码。

从采集陶片开始

查海的故事，始于陶片。陶器是人类用火创造的第一种器具，一旦制造出来，就像年轮一样记录着人类文化的演进。1982年5月8日傍晚，阜新文物普查队队长赵振生在查海村附近调查时发现沟底有一块陶片。他滑下两米深沟，擦去泥土，一片带有清晰手工痕迹和“之”字纹的陶罐残片显露真容。正是这块不起眼的陶片，拉开了查海遗址考古发掘的大幕。

从1987年到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人员在此进行了七次系统发掘，让这片沉睡于辽西大地的新石器早期聚落重现天日。

40年后，查海的故事有了更清晰的回响。在系统梳理全国早期遗址材料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提出了“查海时代”这一重要概念。他将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这一阶段，明确划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关键发展期。

根据赵宾福的研究，查海遗址自身就跨越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早期的三个文化阶段：早期的小河西文化、中期的南台子文化、晚期的兴隆洼文化，时间纵贯约2000年。这意味着，在这片土地上，先民们延续生活、持续创造了近2000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同时期遗址中，查海是时间跨度最长、文化序列最完整、聚落规模最显著的遗址。据此，赵宾福将中国新石器时代重新划分为三个清晰的大阶段：查海时代（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仰韶时代（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

从时空框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查海先民以其丰富的物质、文化创造走在了中华民族

万年文化史的前沿。而时空坐标的确立，也让我们得以深入观察，在这个漫长的“时代”里，先民们究竟构建了怎样的社会生活。

开启定居生活

查海先民在辽西地区最早开启了定居生活。这意味着他们不再被动依赖自然的偶然馈赠，而是走向原野，建造村落，实现了文明进程中的重要跨越。

定居，首先体现在聚落的规划上。查海遗址发现的55座半地穴房址排列整齐，外围设有围沟，不仅划定了聚落范围，也可能具备初步的防御功能。稳定的居所，为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定居更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遗址出土的2000余件石器中，石铲、石磨盘、磨棒等农具占相当比例，说明原始农业已成为经济支柱。石铲的束腰设计便于捆绑，适用于开垦与耕作；石磨盘上提取到的淀粉颗粒，则证实先民已掌握谷物加工技术。与此同时，渔猎工具依然精致，动物遗骨数量不少，反映出一种农业为主、渔猎补充的混合经济形态。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23处窖藏，有的内部留有柱洞，形似仓房。这说明当时已有余粮贮存，生产力达到了一定水平。

房屋的规模差异，则暗示了社会分化的萌芽。聚落中央的46号房址面积达120平方米，其中出土的大型石铲无使用痕迹，可能用于仪式活动。这或许表明，当时已出现了地位较高的首领或公共议事场所，社会结构趋于复杂。

考古人员注意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查海遗址没有发现一件骨器，这或许与当地土壤条件有关。若土质偏酸性，骨器便难以

保存至今。这也提醒人们，考古解读需充分考虑埋藏环境的影响。

稳定的定居生活与初步的社会分化，如同肥沃的土壤，不仅滋养了基本的生存，更催生了更高层次的文化与精神追求。查海先民在物质生活之外，开始了对美的雕琢与对信仰的塑造。

强大精神标识

定居生活推动了手工艺与精神信仰的迅猛发展。

1991年，考古学家苏秉琦考察查海遗址后，提出“万年文明起步”的论断。他认为，查海玉器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

查海遗址共发现了44件玉器，均为透闪石、阳起石类的软玉，为真玉器。器型包括斧、凿、玦、匕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

词条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是考古学上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辽西境内该阶段始自查海时代，终结于夏商之际，核心标志为磨制石器普及、陶器烧制成熟与定居聚落形成。因山海相间的地理特征，辽西呈现农耕与渔猎、畜牧并重的地域特点，并发展出谱系完整的本土新石器文化，新乐、红山文化为其核心代表，是中国新石器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构成。

誉院长郭大顺指出，这些玉器不仅工艺成熟，还可能关联一条由外贝加尔湖到东北再沿海岸南下的玉器传播路线。更具精神象征意义的是那条堆塑石龙。1990年，考古人员在连续几个探方中发现人工堆砌的石带，整体清理后，一条长19.7米、宽约2米的石龙呈现眼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实地考察后，将其定名为“石堆塑龙”。这条查海先民堆塑的石龙已经在辽西大地上存在了数千年。

实际上，龙的形象最早是在陶片上被辨认出来的。查海出土的陶器中，出现了两类与龙相关的浮雕纹饰：一类是盘曲的龙身与上卷的龙尾，龙鳞整齐排列；另一类是在陶罐下部对称装饰的蟠蛇与“蛇衔蟾蜍”图案。陶器上的龙纹与地上的石龙相互呼应，印证着龙图腾早在8000年前就已萌芽，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强大精神标识。

然而，创造了如此璀璨早期文明的查海先民，最终却离开了这片家园。关注查海的学者至今仍在思考这个问题。遗址保存相当完整，未遭后代扰动，也未发现洪水、火灾等灾难痕迹。大量器物仍保留在原位，仿佛从一次从容的告别。

无论原因是什么，是环境的变迁，还是对远方的向往？可以确定的是，先民们毅然离开了熟悉的土地，踏上了更具挑战性的全新旅程。

从聚落定居到玉礼初兴，从龙图腾萌生到文明起步，查海遗址清晰勾勒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复杂化的完整轨迹。它不再只是一个区域性遗存，而是解读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密码。叫响“查海时代”，正是对那段文明初曙岁月的有力召唤，也是对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前沿坐标的郑重确认。

图说

中国早期龙形象比较图

- 距今7600年
查海文化
龙纹陶片
出土于辽宁阜新查海
- 距今6000年
仰韶文化
蚌壳堆塑龙
出土于河南濮阳西水坡
- 距今6000年
赵宝沟文化
龙纹陶尊
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小山
- 距今5500年
红山文化
玉猪龙
出土于辽宁建平牛河梁
- 距今5000年
红山文化
C形龙
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
- 距今5000年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人面鱼纹彩陶瓶
出土于甘肃甘谷西平
- 距今4500年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彩绘龙盘
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
- 距今4000年
夏家店下层文化
陶器龙纹
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
- 距今3800年
二里头文化
堆塑龙纹透地器
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
- 距今3000年
商文化
玉龙
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

这张“中国早期龙形象比较图”展示了距今3000年至7600年间，不同文化遗址中龙形象的演变脉络。

最早的龙形象可追溯至距今76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以石堆塑的形态出现，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龙形象之一。到距今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龙形象开始多样化：前者是蚌壳堆塑的龙，后者则以陶器纹饰的形式呈现。

距今5500年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龙形象逐渐成熟，辽宁建平牛河梁的玉猪龙、内蒙古三星他拉的C形玉龙，已具备后世龙形象的基本轮廓，材质也以玉器为主，体现出更高的工艺水平。

此后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时期，龙形象进一步融入器物装饰，如陶器、玉器，到商代时，龙的造型更趋复杂和规范化，纹饰细节更丰富，为后世龙形象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这些早期龙形象的差异，既反映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色，也体现了“龙”这一符号在早期文明中逐渐融合、演变的过程。

本报记者 韩卓航 文

国宝AI了

龙的老家在辽宁

本报记者 韩卓航

中华民族崇拜了千年的龙，最早的“真身”不在黄河、不在长江，而是藏在辽宁的一片古老山地里。

阜新查海遗址，被誉为“辽河第一村”。1990年，考古学家在这片台地上，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符号——一条用红褐色石块堆砌的巨龙。它全长19.7米，昂首向西南，龙尾甩向东北，仿佛正要腾空而起。这是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龙形象，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龙”。



扫码观看视频

面对面

文化融合的生动“面孔”

本报记者 郭平



从“一个点”到“一个群”

发现这件石雕的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山，近年来带领学生持续在辽西开展考古工作。他们发现，查海遗址并非孤立存在。

“查海遗址已发掘了20多年，但一个遗址很难完整呈现‘查海文化’的全貌。”陈山说。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他们逐渐认识到，查海遗址与周边的他尺西沟、程家梁、贾家沟、太平西四个遗址，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查海遗址群。

这五个遗址在空间上呈现出清晰的布局：其中三个遗址位于近似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角，应为生活居住区；贾家沟遗址位于三角形中心，地势不同，采集器物也明显有别，很可能是一处公共活动区域。

“这打破了以往只关注单个遗址的研究

局限。”陈山表示，“它说明在8000年前，这里已经出现了有规划、有功能分区的社会组织形态。”

交融密码

文化融合的痕迹，不仅刻在石头上，也留在陶器中。他尺西沟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三种：直腹罐、鼓腹罐和曲腹罐。直腹罐与东北亚文化有联系，鼓腹罐具有渔猎文化特征，而曲腹罐则是前两者融合后的创新器型。

陈山解释：“曲腹罐的出现，正是文化深度融合的证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2019年出土的双面石雕神人面像，其意义就更加明晰。一面水波纹，象征着渔猎文化；一面图案有学者认为形似猫头鹰，可能融入了草原文化因素。这件石雕生动表明，新石器时代的辽西地区并非封闭之地，而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枢纽。

重要线索

查海遗址群，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陈山团队还发现了可能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这些精美的特殊器物，并非日常用品，很可能用于祭祀或身份标识。礼器出现，是社会产生等级分化、礼仪制度萌芽的标志。陈山认为，查海遗址群正处于从“万年文化史”向“五千多年文明史”过渡的关键阶段。“以往认为8000年是新石器时代的开端，而随着查海遗址群等一系列发现，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时间应该更早。”

这个遗址群保存了8000年前辽西地区的社会图景：这里不仅建立了有组织的聚落，还在文化交流中创造了新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一件双面石雕，诉说着文化融合的故事；一个遗址群，缓缓揭开了文明前夜的面纱。这些发现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在8000年前的辽西大地已悄然展开。

图表 董昌秋



AI绘制查海先民堆塑石龙的场景。